



稽古遺文

九

1544
10



21
1544
10

劍嘯閣批評出像秘本隋史遺文卷之九

四十一回



楊玄感。復諫敗成。李玄邃。輕財脫禍。

好還每見天心巧。奸雄自有奸雄報。看鶴禁

沉冤。龍宮鬼嘯幽恨知多少。黎陽鞞鼓連

天噪。壯心擬欲傾隋廟。功敗迢迢。謀疏直搗

家。笑皆難保。

嘗笑奸徒好與惡人做。反事領人父母。害人昆弟。

險詐百出。不知惡人起手。托人幹事。惟喜其做得

隋書

卷九 第四十一回



來自然傾心信任。事後未免良心發現。必道今日。爲我謀人。若他日我少不遂。其意未免不爲人害。我未有不相忘的。況且代人操刀。妄殺害人。天未有不報。當楊素幫扶隋主。弑父殺兄。自說有大功勞。不知隋主外雖尊敬他。心裏已十分忌他了。到死時。道楊素不死。我當旌之。所以其子玄感。玄挺。都不大任用他。不知還弄出一折破家覆族事來。且說隋帝初時征遼。得秦叔寶來護兒。直抵平壤。若使宇文述等措置有方。不致絕糧。也可不勞再

舉。失此機會。自取喪敗。也該罷了。隋主心裏不忿。傳旨又要征遼。仍自渡遼水。攻打遼東。來總管又自東萊進兵。仍舊徵兵徵餉。用一個禮部尚書楊玄感。這楊玄感乃越公楊素長子。他

臨敵萬人廢。

結客千金輕。

豈因居顯要。

湖海久知名。

爲人驍勇善射。又不肯倚恃世家子弟。驕傲荒淫。謙虛下士。所以人都重他慕他。但他只爲知隋主忌他父子。心多不安。要爲保全家族計。可可的他

父墳上時時升起白光有數十丈。他心中又自竒道。天子祥瑞。遂有非望之心。一日想道。我在黎陽督運。雖無兵權。却管糧務。我若阻住不發。隋主自然敗潰。我從中而起。事無不濟。他有四個兄弟。一個玄挺最勇。在長安。一個玄縱。是虎賁郎將。萬石。鷹揚郎將。俱從駕在遼。一個玄獎。在義陽爲太守。都遣人相召。圖舉大事。

只爲君王失道。

遂令豪傑生心。

一日玄感正在黎陽。忽然一個差官齎有勅書道。

東萊總管來護兒作反。着禮部尚書楊玄感率兵征討。玄感忙出文書。取用各府縣佐。趙懷義元務本一千。挑選運夫五千人。丹陽蒿稍三千人。在城南築一所大壇。說道誓師。本日他却金盃金甲。簇擁了些家將。壇前陳設大牢羊豕。自先祭告了天地。然後誓衆。却又不是討來護兒話頭了。却道如今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疲敝天下。把無辜百姓。俱死于遼東。今與君等起兵。以救生民塗炭。不期衆人心中。原已不樂隋主。都一齊道。願隨將軍。

鞭撻。

一成思滅羿。

三戶欲亡秦。

玄感就用趙懷義爲衛州刺史。元務本爲黎州刺史。分道出兵。還待衆兄弟到。不料玄縱與萬石逃至高陽。被監事許華拿住了萬石。只走得一个玄縱。玄獎要來被郡丞周旋玉殺了。止只有玄挺在長安。星夜與李密前來。玄感一見李密大喜道。吾兄之來。玄德之遇孔明。今日計將安出。李密道。爲今之計。無如輕兵至涿郡。斷隋主歸路。絕其糧餉。

糧絕衆潰。可不戰而擒。玄感道。這獨夫要他何用。吾兄可另畫奇策。李密道。這是上策了。若再要他策。無如逢城勿攻。直取長安。奪其根本。進足以戰。退可自守。這是个中策。楊玄感沉吟一會道。兄畢竟有奇策。李密道。二策之外。也無策了。只有襲取東都。恐一時不下。四方兵至。不免腹背受敵。玄感撫掌道。兄這纔是奇策。取長安乃偏霸之事。扼薊州亦未能使隋主驚惶。我取東都。從駕各官家小俱在東都。怕他不生內顧。

割據金城正壯圖 痴兒浪欲取東都

良言不用事机敗 贏得邙山戰血汗

將兵分作三支。楊積善帶兵三千由偃師縣出西路。楊玄挺領兵三千在白司馬坂過邙山出南路。自己領兵三千與李密在後。叫做大軍都是些運軍水手。沒有甲是帆布做的。號衣沒有弓箭長鎗。是些短刀。這叫做烏合之衆。又叫做驅市人而戰。東都若有一二員良將或是千數精兵。可也殺教片甲不回。東都却差出兩個文官帶了些不經戰

陣兵馬。總之精兵挑了遶上去。腹裏空虛。一個河南令達矣善意。領兵五千來敵楊積善。一個河南贊治裴弘策領兵八千來迎楊玄挺。達矣在漢王寺地方迎着楊家兵。兩軍相對。却發一聲喊。但是楊家兵發喊是殺來。隋兵發喊却跑。个寂靜連達矣攔不住。也只得走了。楊家兵不消戰得已得了五千人器械。正是

何必橫戈入 前徒已倒戈

裴弘策部下。倍了楊家一倍。故此還戰幾合。却也

送了一半衣甲器械走了。走得三四里。還欺他兵少。要去贏他。不期楊玄挺英勇。一連五戰。殺得這千人飛走。那楊玄挺直追趕到太陽門。駐柅。楊玄感自己續到。在上春門安營。弄得个守東都的皇孫越王侗。并留守樊子蓋。嬰城固守。城外居民。城中勦威。從玄感帥如歸市。頃刻之間。部下就有五萬餘。分屯要害地方。攻取附近郡縣。但只是李密說的引兵攻東都。若百日不下。天下之兵。四面來到。難以支撐。果然東都攻不克。先是鎮守西京皇

孫代王侑。差刑部尚書衛文昇領兵四萬前來救應。這衛文昇他從華陰過。看見楊越公坟墓。把他來扒平了。洩他旺氣。又將骨殖發掘焚燒。見與楊氏不兩立的意思。

生前貴顯壓王侯。

歿後難留土一坯。

石獸顛連松柏伐。

枯骸猶共鬼燐浮。

楊玄感便已多了个西顧念頭了。不期登萊總管來護兒。聞得玄感作反。攻打東都。便道遼東癩疥之疾。東都腹心之患。不可不往。卽敕入海水軍西

行衆將阻撓都不听要軍法從事直向東都隋主
攻遼東城正造布囊百萬貯土積成大道與城齊
高尅日下城聞報急差虎賁郎將陳稜左翊衛大
將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各發精兵征討西
京近兵先到衛文昇自嶠面出兵來楊玄感已有
兵十萬了玄感又每戰身先士卒故此衛文昇連
戰皆敗部下喪了大半只是邗山這戰一日十餘
次交鋒楊玄挺恃勇輕進被隋兵射死却沒了玄
感一隻臂膊在浙江餘杭雖有劉元進起兵相應

也相隔遠遠水不救近火楊玄感且听小人之言
要稱尊號李密極力沮他兩下遂不相得及至宇
文述屈突通兵到東都兵在北西都兵在西來護
兒陳稜屈突宇文四家兵在東玄感便三面受敵
了。

嶠面直抵是良圖。不听忠言恋洛都。

四面楚歌軍欲散。

自干鉄鉞笑庸夫。

玄感這時雖有兵十餘萬都是烏合况且顧左右
來顧東西至料道抵對不來只得又向李密討討

李密道。截隋主歸路。這策行不來了。只有直入關中一策也。是遲了。或者乘衛文昇在外。悄悄去襲。還可圖個萬一。玄感點頭道。如今也只有這着。次日就分付各軍道。弘化留守元弘嗣。舉兵應我。請我前去西京即位。衆軍可隨我西上。得了根本。再定東都。樊子蓋三路正議夾攻玄感。不料他已走了。及至探听得他往關中。會合得各路來追他。他已去了兩日了。若使楊玄感肯依李密先取了潼關。差心腹把住追兵。不得過來。儘可做事。來到弘

農父老留他。說此處有粟可支。兵食不必遠向。
安。就沒主意。思量留住那守弘農的太守。是隋家有名的賢宗室。蔡王智積。他怕關中守備單弱。爲玄感所得。正要用計緩住玄感兵馬。一來關中有備。二來追兵可到。適值玄感兵來圍城。他自己登城帶領些婦女。將玄感千反賊。萬反賊。這等罵。激得玄感大怒。分兵攻打。定要打破弘農。生擒智積。拔他舌頭。李密道。前日只因攻打東都。擔延時日。以致隋兵大集。今又在此擔延。怕不爲追兵趕着。

玄感道。這城不消我半日攻破。破城我有地可守。有糧可食。怕甚遣兵苦勸不聽。

興亡固天數。

良亦由人謀。

帷幄豈無人。

懷諫成俘囚。

一圍圍了三日。玄感叫放火燒燬他城樓城門。他裏邊反添上許多木植。在裏邊燒。火勢大進不得。城探馬已是報宇衛來屈四家兵到了。玄感只得丟了西門。到得闕鄉。皇天原地方。後兩追兵齊至。玄感沒奈何。且戰且行。在董杜原地方。一日三戰。

三敗部下被擒斬十分之二。逃去十分之五。玄感料道濟不得事。撇了李密一千。止與兄弟積善。十餘个親丁。逃往上洛。走到葭蘆戍。對兄弟積善道。我想李玄邃兩次計策。極是妙的。恨我不從。如今我身負反叛之名。欲投何處。若爲追兵所擒。何面目受他凌辱。不若你殺了我罷。正說時。來總管麾下兵已到。積善只得向玄感頂上狠斫一刀。玄感氣絕。自己也去。剎時咽喉不斷。倒在地下。衆兵趕上拿住了。

逼人富貴幾何時。寵極還看禍害隨。

一着錯時難自贖。身亡名滅族陵夷。

部下兵士因玄感逃去時便降的降走的走。李密得知玄感已走。在董杜原時也只得收拾行李。打疊了一二百金盤費。改做秀士裝扮逃竄。不料先被來總管部下拿住獻功。來總管認得是李玄邃。故意道你是甚麼人。還是良民叛賊。李密道小人姓季名玄。在閔中與人作幕賓。因東人罷官。所以東還。不料被大兵擒拿來總管道。既是个文人。不可難爲他。追還他衣裝。准行釋放。這恰似

枯魚逃涸轍。

病鳥脫驚弦。

此時李密還該逃入閔中。纔是但他少年仕宦閔中人認得的多。況且楊玄感向時與他交好。起兵時他做軍師。人都知道。不敢西行。仍往東竄。要投單雄信與王伯當秦叔寶。一日傍晚行至一村。見一所村庄。便往投宿。主人相見。各有些面善。李密想起。却是玄感在洛陽時。領百姓來助義的頭領。姓詹名氣先。曾授崇義都尉名色。在玄感帳下效

用故此認得。李玄遂却不敢相認。倒是詹氣先道。李爺却恭喜。你倒脫得生。如今外邊掛榜。俟拿李爺與李子龍王伯仲都懸重賞。爺喜得遇我一家。人不妨。停一兩日。覷方便走路。打點出些晚飯來。兩人對酌。

村荔傾竹葉

細黍熟黃梁

一枕茅簷下

睽睽月轉廊

詹氣先苦苦相勸。李玄遂也不肯多飲。就在村庄草宿。將及五鼓。忽听一聲喊起。跑上一二十人來。

李玄遂相下。却是詹氣先當玄感敗時已歸順了。今遇見李密。知是緊要人犯。特約村民縛去。請入解到樊子蓋府中。來總管却好。也在彼會勸王四仲楊積善韋福嗣一千逆黨。要行起解。詹氣先見李密解進來。總管見了。吃了一驚。道：這廝道是齊州人李玄。我釋放去了。怎又被拿來。李密見了。一起同事的人。正難隱諱。那詹氣先又跪上前道：小人是楊玄感麾下歸正的。他叫做李密。又叫李千牛。李公子是楊玄感軍師。在上春門登壇時。與

這韋軍師都冠帶同在壇上。樊子蓋道：李密我常見來。是他不差。來總管道：既是也不必難為他。一同起解罷。李玄邃默無言。詹氣先討賞。來總管道：你當初也是叛人。今雖歸正。僅可免罪。李密行囊還與他。不得隱匿。這回

縱有拿雲手。

難提入笊人。

樊子蓋將李密與楊積善監做一處。做了一道表。差了一員洛陽法曹參軍惠可通。帶領獄卒兵快二十人。解至高陽。隋主行幸地方。交割惠參軍領

了公文表章。將楊積善韋福嗣王伯仲李密俱上了繚。扭啓行。初出東都。一兩日嚴緊。不消說起。李密對王伯仲衆人道：我們此去必死無疑了。這鎖扭之苦。是多得吃的。不若將隨身金銀與他。些通一線。暫得舒放。也是好事。不然身子拖死了。留此銀子何用。王伯仲三人都道好。到晚歇宿時。叫過一個老猾獄卒張龍。與他十兩銀子。要他疎放。張龍道：耳目多。做不得。李密道：不難。我們身邊有銀三百餘兩。你爲我送銀一百二十兩與惠參軍。叫

他路上寬鬆我們一分。到京死後。將我們屍骨埋一埋。以此作謝。餘外一百兩。送你們二十位作酒資。路上看管。一看管。你若做得此事來。謝你三十兩。還餘五十金。我們一路勾買酒食吃了。若不然。我們都是欽犯。若凌辱我們死了。聖上要人。將甚麼與他。張龍道。我們水兒難說話的。做我不着。與他打一棒。他管家還須把他一兩個銀子。他肯攛掇。衆人都依了。

全憑錢十萬。

頓使人心移。

張龍來見惠參軍道。天色漸冷。這幾個囚犯。都是官宦出身。吃不得苦。他央小的來說。送老爹一百石米。要老爹途中方便。寬鬆些。到東都處決時。要老爹與他收拾見尸首。惠參軍道。他這干是叛人。怎可得受他錢財。怎好去收葬他。若說寬鬆。倘有疎失。誰擔這干係。張龍道。老爹這是落得得的。他要老爹埋葬他。都死了。誰來逼你。老爹若說干係。偏是老爹一個人干係。楊積善刀瘡未好。韋福嗣他說有脚力。聖上還要用他。料不肯走。李密這兩

個人我們二十多個人儘可管得。參軍道也說得是。只是他要我方便。還要充拓些。張龍道他們也都拿出來。只剩得二三十兩買酒吃的。我叫他再添些。惠參軍道。我便供給。他到高陽。叫他都拿來。罷。張龍出來。將一百二十兩與了官。一百兩分與眾人。管家十二兩。自己梯已得了三十兩。自此一路。將他四人極其奉承。到一處定買許多酒肉。這二十多人內。時常去。搥光擦他。他們每日酣歌暢飲。有時直至天明。衆獄卒每晚將四人鎖在一間房裏。自己也去喫酒睡覺了。

金堪換人意。

酒可醉人心。

仗此盃中物。

將爲躍冶金。

如此數日。李密乘酒酣人靜。對衆人道。我們似這樣吃酒待死罷了。韋福嗣道。也未必就死。王伯仲道。你自首。或者不死。我們料免不得一刀了。李密道。也不是這樣說。大丈夫死中求生。這還須乘他防閑不密。求脫身以圖大用。豈有待死之理。以此李密與王伯仲都存心逃走了。來到梁郡石梁驛。

王伯仲道。我們與高陽路近。一日死期近。一日了。今日且吃个痛快。身邊拿出一兩銀子買酒肴。張龍是落慣他的。忙去替他買辦。一兩可有五錢物。件拿進驛來。李密見了道。怎吃得許多。王伯仲道。吃不完。就送些與衆位班頭。李密道。我們吃太多。與他們太少。我們勞他們久。也該請一請衆位也。拿出一兩銀子與衆人買酒。自己吃的。又分些與他們。先時是張龍坐落買的。衆人憑他尅減。這期與衆人的。衆人自買實實買了一兩酒肉。將四人房鎖上。各自去吃了。四人仍舊酣歌喧嚷。吃到更餘。王伯仲道。我初進驛中。來此房安頓行李。听得市人爭鬧。要知此牆外。就是通衢了。故此與玄邃兄設計。醉倒防送之人。穴牆而出。如我們一面掘牆。一面猜拳。酣叫。使他不疑。牆通一齊出去。楊積善道。我自刎傷重。不能遠去。三位去罷。韋福嗣道。我也不去。只助二位掘牆罷。又是一個更次。牆通了。楊韋兩個堅意不去。李密只得與王伯仲兩個鑽牆而出。

危牆疑是萬重山。無計求生淚雨潸。

一窟竟教逃狡兔。欣然如出鬼門關。

到得天明。牆外行人發喊道。驛中着了賊了。噫。知了衙坊。然後報知驛丞。驛丞忙進裏邊看時。各房西歪東倒。雞聲如雷。惠參軍夢中驚醒。叫不一个人應。走去看犯人房時。幸楊兩個故做夢中醒的光景。開房不見了兩個犯人。惠參軍慌做一團道。驛丞不為看守。驛丞道。我皇華館驛。只管安宿來往仕客。誰與你管犯人。你自得財賣放。于我何干。

這些獄卒起來。聽見。个个目釘口呆。兩個官直爭到梁郡通守楊注根前。楊注將驛丞打了十板道。他不小心。隨對惠參軍道。你為防送。事有專責。我這廂只可為你緝捕便了。若緝不來。你須自去面聖。一連緝了幾日。沒消息。問韋福嗣。福嗣道。我若知他去。我也去。了。楊注只得又添差一个賊曹參軍。協同原解押赴高陽。行在。楊積善身為叛逆。韋福嗣曾為玄感作書。數隋主罪惡。傳旨俱行車裂。李密王伯仲通行天下緝捕。務期必獲。若使李密

不走也在車裂數內的人了。正是

天欲顛危隋社稷。不教豪傑遽亡身。

摠批

兵扼涿郡。亦非上策。止有據關中爲上。泄不
斷自取危亡。惜夫。

來護兒還是將材。還是忠勇之人。玄感全不濟
事。

楊玄感原是庸才。李玄邃亦乏遠畧。若走英雄
舉事。則聲言直趨涿郡。或直搗長安。而諸將
都瀆其腹心。數獨夫之惡。立故太子之子爲君。
發倉廩以賑饑民。赦天下十年不復征調。詔征
遼將士各陞一級。星夜各還原鎮。則民心所歸。
未必非天意所屬。不然。卽得長安。不過多延幾
月。日耳安在。足以成大事哉。

第四十二回

叔寶計全密友

宇文巧陷正人

交情君事兩難周。 惟悴將軍欲白頭。

縱敵恐教為國禍。 全盟豈合作身謀。

恩餘水畔千金贈。 漁重蘆中一葉舟。

自古憐窮有遺軌。 可教漁父擅千秋。

昔周宣王欲殺其臣杜伯。其友左儒爭之道。君曲友直則從友。這是千古友誼。如今人的交情。到那朋友在顛沛。還有甚聲勢。依倚去戀他。若說人若

是榮我祿。我的人如何可與抗拒。此友誼所以不全。也不知交情偏在流離困苦間。見若把朋友的性命博自己的功名。何忍何忍。到這田地也只盡我一時念頭。並不想到日後。若是漁父得知後日伍子胥能破楚國。還是不渡他。爲是李玄邃與王伯仲兩個逃出驛牆。一路自驚自疑。王出城時。忽听得背後一起人。么喝而來。却是一夥販子。他兩人不知。驚忙了。各自逃竄。且自身邊無一文。要投涿郡單雄信處。隋主正在彼處。駕前識熟的多。要投柴紹。關中路遠。况曾與楊玄感在彼。怕人物色急奔濟陰。又值王伯當不在家。要投秦叔寶。又領兵在外。軍中耳目多。難以安身。只得漂流到淮上。也不免。

乞食同韓信。

吹簫學伍員。

丈夫不得志。

漂泊似泥云。

此時遍天下。正搜求楊玄感餘黨。李玄邃和光混俗。但英雄貴介意。氣未能盡。容易識得。東逃西竄。弄得似常人樣的一个指頭的牙刷。兩個指

的筋。四个指頭の木梳。五个指頭的討。無計奈何。或時相面。或時起課。再糊不這張嘴來。走到淮安城下南門外。遇着一個趙長者。此人畧有家私。喜的人奉承。李玄邃偶然挨身過去。與他相面。惹得他喜歡起來。見玄邃又念得書。寫得字。恰值他孫兒纔六歲。不曾讀書。就留他做個學究。却又不肯破慳。供他止出一間門房。與他教學。糾合得幾個村童。輪供你一日。我一日。不過麥飯野蔬。一班學生。作的是七上八落的。搨不住嘴的教。教不出幾

不字。所以往常問想起。我平時志向。要提著千軍萬馬。創霸貴王。今日却與幾個村童。鬼混。往日受用。不能龍肝鳳髓。却也不少美酒肥羊。怎今日滷受。幾匙麥飯。不免暗暗淚下。這些村童。便起他個號。道哭竹先生。一日清明踏青。他放散了學生。自己獨身散步。到月城中。標母祠。唱了一個喏。想道。當日有這等一個識英雄。婦人。就是我今日遇了趙長者。也及甚意氣。也不免落了幾點淚。嘆了幾聲氣。再到城下水邊。韓王孫釣臺。登眺一番。也點

頭叉手。淚落如雨。暗道他釣了幾時魚。後邊做了三齊王。我如今在此。叫學不知如何結局。正是

胸藏一片英雄氣。觸着英雄便不平。

他自己也不覺。不料被一兩個閑不過。也似他踏青的。見了道。這人有些古怪。大不是我地方上人。目今捱拿楊玄感逆黨。莫不也是數中人。便來拱手道。先見高姓大名。仙鄉何處。在此作何營生。李玄邃傷弓之鳥。他便心寒。只得答應。是關中人。姓玄名泌。在淮上投親。不過流落此處。蒙趙長者收

留作他門館。這兩人道。此人有些蹊蹺。已存下生處。我們再通知做公的訪他。李密見這一千人來。問他。便想到是物色他的了。惟恐將他款住。難以脫身。幸得這干人去了。便是漏網之魚。出籠之鳥。那里敢再回下處。放開脚一跑。不啻高低。整整走了一夜。早已離淮安百餘里。方敢放心暫歇。被及公人知得來拿。止有兩個村童。在門房內。止有破蓆破被單。却累趙長者破了幾個整錢。也自罷了。但這些做公的人。畢竟道此人雖走。還去不遠。思

量追捕請功。不免稟了賊曹參軍。重立賞格。四路搜捕。他却又生出支節來。着落里甲十家牌挨門逐戶。搜求查勘。里甲人戶。俱要他遞一張不致容留逆黨的甘結。把一座淮城。已騷擾得雞犬不寧了。自古道路上行人。口似碑。沸沸揚揚。傳將開去。李密在路。早已聞得。自忖道。此事原因我起。趙長者好意留我。豈知到害了他。這也說不得了。但淮城如此。不日四路追尋。何處安身。方好思量。一會真是無地可投。不覺淚下如雨。這正是

天高地厚也徒然。

踟躕此身無處着。

果然人極計生。不覺笑道。我到忘了。我有妹大丘君明。現任雍丘令。向因路遠。不敢投他。今我自淮城逃走。已到徐邳地方了。相去雍丘。不過數百里之地。如何不去投他。到在此胡思亂想。雖然如此說。但是囊無一文。三餐全缺。如何走得這些路。罷罷。丈夫死中求生。發個狠走罷。不消兩日。早已入雍丘境了。這雍丘令丘君明。原是李密妹夫。聞李密逃竄。心下十分念他。但是名在逆黨。幸得不波。

及自家罷了。還敢尋李密惹禍。不意李密却已悄悄到他私衙了。伺候丘君明退堂向前一揖隨進衙內。丘君明吃了一驚。忙打發從人出外邀李玄。遂到書房中。妹子也出來相見。丘君明道。舅舅你怎到這所在。來自你做下逆天大事。嘗恐連坐。現今梁郡又有文海捕。嘗恐緝到我地方。你怎到此來。李玄遂道。我只爲與楊家父子作感恩知己。遂落此網。如今弄得漂流四海。囊無一錢。只得逃避至此。

已嗟作客同張儉

更苦囊空似杜陵

燈下不堪相對語

幾多清淚盞中零

丘君明道。親戚相依也是常事。但你這件事無人不知。你是我衙中舅爺。往常衙門中人都曉得。若使洩漏風聲。我官小掩蔽你不來。縱破家無救于你。豈不是欲投生反投死。此時李玄遂無言。倒是妹子垂下兩行眼淚道。如此你待不留我。哥哥麼。丘君明道。不是不留。我待爲他畝一生路。本晚歇了一夜。丘君明與妻子商量。打點兩套新衣。

百兩整銀。十兩碎銀。次日對李玄邃道。舅舅。我丘君明亦是豪傑。豈有不顧至親之理。但管你不終。這俠氣也是假的。如今你將此爲盤費。可尋一處落草。不然尋一大豪俠家藏身。這銀儘穀你數年供給。再前後會。李玄邃道。若說落草。一時難得人聚。若在人喉下取氣。亦所不爲。且在一兩友人家潛身。妹子又垂淚道。哥哥。此去却在誰家。以便妹子便中稍一封書問候。李玄邃道。我此去暫在濟陰王伯當家。彼此都各垂淚分手。玄邃又離雍丘。自到王伯當家去了。

縹緲如同出岫雲。

因風漂泊日紛紛。

何時得傍蛟龍劍。

散作甘霖潤世人。

不期丘君明有一个姪兒。懷義。一向飲酒撒潑。賭錢不習上。丘君明雖勉強收他在衙中。却不任用。要一个錢也難得見了。這事想道。我叔叔再不肯在我身上破慳。他與老婆舅。便是整百。可見父母面上。那得如老婆面上。如今我叔叔通同反賊。罪在不赦。不若我將來出首。他夫妻畢竟是死。這家

事怕不是我的。我也好將來闢一闢他。潛出私衙。一竟到東都。先在根追逆黨宇文述處遞了首狀。道叔父丘君明將反逆李密寄頓濟陰王伯當家。希圖謀逆。宇文述且題就左他賁公文。着齊郡鷹揚府緝捕不得走失。這丘懷義星夜前來。正值秦叔寶與羅士信在家中閑說。外邊傳擲道有東都差官賁有公文。叔寶出來相見。兩下相揖。遞出公文。道這是臺省機密。大人親閱。叔寶拆開一看。一似

雷霆震頂。那驚失。生死臨頭。膽欲摧。

捏了公文道。李密可認得來。丘懷義道。從小認得的。叔寶道。王伯當住居認得來。懷義道。在濟陰王家集乞大人。卽發兵。叔寶道。我知道。這文書。兄便收下。待拿着本密回文時。下官收。恐有洩漏。丘懷義道。就此起兵。有甚洩洩。况這公事。委大人是大人事了。叔寶卽分付部下親兵三百名。備三日糧。卽時起行。掩捕賊盜。又對丘懷義道。這文書不可付書記收藏。還是下官收在衙內。一進衙看。

他然谷滿面。羅士信迎着道。省中有甚公事。見這等愁煩。叔寶道。却是王伯當窩藏李密。着我撲拿。臨期怎好回護。羅士信道。何不着他先走。叔寶道。苦無人通知。士信道。這在我身上。秦叔寶忙叫衙中備飯。款留丘懷義。同起身。羅士信就混在搬飯小廝內。走出衙門。飛也是去了。來至王家集。恰遇

一伯當。士信原不曾認得。問道。兄長這裏可有

伯當麼。伯當道。兄尋他只甚。士信道。咱尋他

講。伯當道。兄若果要尋伯當。只我便是。士信

道。兄莫謊我。伯當道。莫說別處。只村前後。那今本知道。謊兄。士信見是了。執着手附耳道。兄藏了李密。官兵卽刻來拿了。兄可快走。說罷。也不說是誰人。叫來。竟自抄路回家。這邊叔寶已自帶兵從大路殺來了。本自認得他家裏。故意差人打听。到時將他村庄圍定。分付叫不可放走一人。好是

網羅張四面。

無計驅驚鱗。

只見庄門半開。到裏時。卓椅書畫。都擺得停當。却沒有一人。叔寶與丘懷義當廳坐下。分付手

捉。並沒一個人影。叔寶道。這賊是幾時去的。且向村中尋幾人來問他。拿得幾個村夫道。他家中往來甚多。出入不常。今日見他同些人騎着馬。隨着兩輛小車。以後騎驢騎騾的。落驛不絕。約有四五十人。向北而去。丘懷義道。這廝去尚不遠。還可追趕。叔寶道。正是。向北有三條路。如今將三百人分做三支。我走中路。丘先生走東路。這一百走西路。分頭追趕。務在必得。這也是叔寶之計。曉得王伯當有本領的人。分開兵勢。便奈何他。不得可以脫身。三支兵各自追趕。可。可是丘懷義兵追着王伯當。望見塵頭。知是追兵。却塵小而薄。知是來的也不多。叫李玄邃同家眷庄客先行。自己單鎗獨馬。立在林子裏。等得追兵已到大。喝一聲。鎗出道。王伯當在此。那一個納命的來。一條鎗蟒也似飛來。丘懷義見了。先走。這些兵雖勇。怎當得伯當連挑幾個。其餘一哄走回。返被他趕了五七里。伯當自追及李玄邃。且向瓦崗入火去了。總是

如茶羅網密。

藪澤滿蛟螭。

叔寶追了半日。了無消息。回軍只見丘懷義喘息不停。先在王伯當庄內道。早是將軍走東路罷。可也拿得二賊。我幾乎性命不存。如今還是將軍合這三路兵再追。必然拿得叔寶道。怕也去遠。况經兵士奔走疲敝。如何是好。正在商議。却是張通守有文來約。勸張金稱叔寶借此推託。道王伯當是已破之甌。目下張通守移文。關係軍機。不可遲留。我這廂作一角文書回京。一面緝拿。便是做了一角文書。說王伯當與李密先期挈家逃竄。未

曾捕獲已經立限緝訪俟獲日解京白已解出
六兩銀子作贖儀。二兩銀子作程儀。送與丘懷義。叫他回覆。總是叔寶見得各衙門文書。憑你天樣大事。上邊行來。火樣之急。下邊只一角文書回去。上邊畢竟駁來。又一角文書回去。似此耽延時日。并道路往回。便有兩三月。日官無三日緊。自然閣起。正是

誰將國事同家事。一任公文似羽飛。
不料這事却犯了對頭。是宇文述管理。丘懷義到

東京投下文書。宇文述見公文上。官銜是秦瓊。便
兜起前日事了。細看文書。又是李密王伯當都已
在逃。便叫丘懷義。你首李密在王伯當家。怎麼兩
個人。並沒一個拿到。丘懷義道。王伯當是藏了李
密。故此惧罪脫逃。宇文述又問。拿他是你與他同
去的麼。丘懷義道。是去時他已先走。宇文述道。怎
本日去拿他。他不先不後。本日逃。這中間定有漏
洩情弊了。況去的日子不遠。怎不追趕。丘懷義道。
秦瓊與小人分兵追趕。是小人趕着。這二賊英雄
無敵。跟隨又有四五十壯丁。被他掩殺。小人幾乎
替命不保。宇文述道。他一行四五十人。逃走沿途
自有踪跡。可問。只該合兵追捕。怎麼分兵。分明秦
瓊規避。把這干係推與你。他主意。還是要殺你滅
口。又笑一笑道。我知道。伯當敢作李密窩家。這也
是山東大俠。平日必與秦瓊往還。連李密也必竟
與他交結。這畢竟是他洩漏机密。縱他逃生。你自
去。我自自有處。秦瓊現在齊郡麼。丘懷義道。來時齊
郡通守約他同討張金稱領兵去了。宇文述分付

聲去發放了丘懷義。却又來算計這秦叔寶。

只爲子仇難忘。

便思從井下石。

回到宅中。對宇文化及道。秦瓊那厮。我當日不曾害得他。反受來護兒一番奚落。不期他在山東爲官。前日丘懷義來首上伯當窩藏李密。我移文山東捉拿。恰正是他承行。一个也拿不來。如今我嚴限逼他。捕捉題目。小奈何他。不得不若題个本道。他向與楊玄感交通。近日又與王伯當窩藏李密。行文緝捕。抗不送官。乞行拿問。把他陷入逆黨。

邊如何展辨。一邊具本。一邊修一角公文。着張須

陀就軍中拿下。將他解京。這也報得前仇了。宇文化及道。父親此計極妙。但張須陀雖云勇而有謀。這厮更克狡異常。倘一時拿他不倒。畢竟結連羣盜。或自己謀反。反爲禍不小。如今不若再將他家屬着齊郡拿解來京。若是拿得他倒。不必言了。如拿不他倒。有他妻子作當。料不敢猖獗。此計更爲萬全。宇文述道。吾兒所見極高。

奸雄謀計類鴟鵂。取子還看必覆巢。

到底只愁輸一着。人謀未盡勝天高。果然宇文具一个本。將秦叔寶陷作李密一黨。這本沒个不下的。他就差下兩員官。一員到張通守軍前。一員向齊郡。密密投下。守捉犯人。不得違悞。這兩個差官。星夜出京。分投做事。這是

縛虎不教輕一着。恐張牙爪誤傷人。

總批

人有論秦始皇當博浪之椎。大索天下。十日畢。竟有收放。總是這樣有膽力人。拿不着。只須寬着。不然東走胡。南走越。便做出事來。隋家于玄感一黨。只是狠處些。所以致成反亂。

自古有天下。逆取順守。猶恐國祚不長。如隋煬。正所謂逆取逆守者也。無論真主。只如玄感。李密。已欲而代之矣。猶不知悔。欲以殺戮威天下。根株逆黨。遍及天下。遂致奸徒羅織。良善躡夷。畏死者從亂如歸。不可救藥。豈非天奪其魄乎。李密被擒。復脫。叔寶陷害。卒免。固天將假手以夷隋耳。

第四十三回

雪秦瓊須陀駟密疏 保秦母士信反山東

萬古知心只老天 英雄堪恨復堪憐

如公得緩須臾死 此虜安能八十年

這詩是說宋岳武穆王的。他一片精忠爲丞相秦檜忌疾。雖有韓世忠何鑄趙士傑一千人救他。救不得。卒致身死。以致金虜猖狂無人可制。徒爲後人憐惜。若使當日有憐才大臣。曲加保護。留得此人。夷虜可平。故此國家要將相調和。不要妬忌。使

他得戮力王事。不然逼迫之極。這人不惟不肯爲國家定亂。還要生亂。如隋時軍民。凡被征遼。逃竄者。不敢歸家。相聚爲盜。自王薄起事以來。山東河北。賊盜極多。張須陁着羅士信在齊郡。守住根本之地。自與秦叔寶或是分兵。或時合勦。掃蕩各賊。但賊多得緊。敗而復振。散而復起。兩人征討。沒有寧息。這時因反賊張金稱兵攻平恩縣。縣令先挈家逃了。有幾個腐縉紳。石頭巾道。賊勢猛勇。難以抵當。不若歛些金帛。充作犒賞。香花燈燭。迎他進

城。且可免一城屠戮。這些縉紳。只去科派大戶。躲自己身子。那無賴秀才。還思就科歛中。開天窗。先着耆民出去講道。情愿獻犒軍。求免殺害。這張金稱更有主意。道我打破城池。怕金帛走到那裏去。要你做人情。他肯獻城。我却落得省一番攻打。假應允了。到次日。縉紳秀才。公服黎民。執香都在城邊迎接。不期賊兵一進城。便隨處放火。逢人便殺。這些迎接的先爲屠戮。倒是破城還有個逃去的。這翻說是准降。都在家中。沒一個走的。可憐平恩

一邑不分老少男女一日殺盡豈止數萬

烟迷紅日黑

血混綠波紅

可惜繁華地

俄然一夕空

自此又分兵攻武安鉅鹿清河各縣百姓聞得他殘暴都棄家逃命沒個來抵當的張須陀聞得他連陷四縣急領兵前往征討移文清河郡丞楊善會叫他堵截入淮一路自己會合秦叔寶兩路進兵這些賊人連破了四個地方所得金帛女子無限又見無人迎敵所以恣意在酒色上用工夫須

陔領兵先收復武安故意流言俟秦叔寶兵至合勦頓兵五十里外一連三日反在那廂深溝密柵似怕賊來攻的一般賊人探得都在那裏笑他他却本晚挑選精兵五百自己帶了直至城下踰濠扒城而入喊聲四起賊人夢中驚醒不知東西只辦得走誰敢迎敵將金帛子女盡皆拋下張須陀已是復了武安秦叔寶去取鉅鹿未到賊已委城逃去尚有平恩張金稱自己在城中住札張通守與秦叔寶合兵而進兩人計議先發了樊虎唐萬

三十四
仍兩支兵。次後張通守領兵從大路向城下來。秦叔寶領奇兵從小路進。張通守將至城下。只見城內湧出數萬賊兵。當先兩員賊將。後邊又數員頭目。簇擁着張金稱過濠而來。張須陀見了。挺鎗直前。那個賊將也一刀一鎗。趕來相敵。部下軍兵各尋對面廝殺。戰塵蔽天。忽然戰塵之中。又是一彪人馬沖來。將賊兵截作兩斷。為首叔寶橫着兩簡亂砍。張金稱身邊八個頭目抵死來戰。被打死了五個。賊眾渡橋不及。淹死者萬數。前邊兩個賊將俱為張通守刺死。張金稱止帶得三個頭目。七八千賊兵要奔清河。于路又撞了唐萬仞。殺得部下七零八落。急逃進清河郡。時樊虎又會了楊善會。復取清河。知得金稱兵敗。必走清河。已伏兵城內。賊到不及千人。被二人伏兵羣起。盡行砍殺。不留一人。張金稱已為楊善會所殺。四處郡邑都已恢復了。這是。

勇將威成破竹。

賊人兵是摧枯。

談笑山東底定。

士民共慶來蘇。

張須陀與叔寶知金稱已誅。就在平恩招復流民。商議守禦。忽然一个差官。竟至張須陀軍中。稱有兵部机密文書投遞。張須陀拆來看。了。就仍置封袋中。放在案上。差官道。宇文爺分付。要老爺即刻行事。恐有走脫。張須陀道。知道了。你明日領回文。張須陀回到帳中。也不睡。燃燈坐了一會。自寫起一个疏稿。叫一个謹慎書記來寫疏上道。

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

臣張須陀

奏為宥无辜以安齊魯事 月 日奉有兵

部移文。稱鷹揚都尉秦瓊。向為楊玄感黨。與今復與王伯當窩藏李密。抗不送官。已經奏有

聖旨。令臣拿解等因。該臣勘得都尉臣秦瓊。本貫齊郡歷城人氏。嘗從總管來護兒征討高麗。首奪涓水。繼梟賊將。除授鷹揚校尉。後同臣大破于薄孫宣雅左孝友各賊。累著奇功。陞授今職。近復同臣恢復平恩鉅鹿各縣。擒斬

劇賊張金稱等。忠貫金石。氣作山河。五載行間。一心勤職。又安山東。皆出其力。今因掩捕。王伯當。李密不獲。坐以逆黨。令行擒解。夫疎虞失事。瓊亦難辭。坐以通同。情則寃矣。况今山東河北。盜賊蜂起。伯當李密亦在其中。合無令以功贖罪。殄除各盜。兼捕二賊。庶亦情法之允。若必深文。罪以風影。戮瓊是戕。臣手足。是亦為盜。復仇增亂。齊魯且齊。殺明月而齊亡。亦往事之鑒也。臣計惟為國。非恋所私。

伏乞

聖恩俯賜俞允。臣不勝惶悚之至。謹具本題

知。

又寫了一道回兵部回文。分付不可洩漏。次日正待發放差官。恰值叔寶撫安民庶已畢。來議旋師。差官聞得叔寶到營。只道張須陀騙他來拿解。就隨進營。見須陀與秦叔寶和顏悅色。談笑商量了半日。叔寶將待起身。怕他走了。忙過去道。兵部差官領回文。叔寶見須陀有事。却又坐下。須陀對差

官道你這樣急性。叫書記取與回文。差官見只與回文。只得又道。差官奉文提解人犯。還求老爺將犯人交割。還求添人協解。須陀道。這事情我已備在回文中。你只去便了。差官道。宇文爺臨行分付。沒有人。你不要回來。今人犯現在。求老爺發遣。小官好回覆。張須陀道。你這官好多事。這事我已一面回文。一而具本明辨了去。這差官甚有胆力。又道。老爺在上。這事關於反逆。已經題請提解。極是重大。若無人去。不惟小官干係。庇護奸黨。不行。捉于老爺。亦有不便。叔賢不知來由。見差官苦懇。倒為他方便。道大人是甚逆犯。若係真實。便與解去。須陀一笑道。莫埋他。推出去。這官便極了。嚷道。奉旨拿逆犯秦瓊。怎反留他同坐。將我趕出。欽提的人。這等抗違。那張通守他只

欲揮轉日戈。

思展回天手。

為國保忠良。

一任傍人。

秦叔寶聽到逆犯秦瓊四字。便起身離坐。向須陀道。大人秦瓊不知有何悖逆。得罪朝廷。奉旨提解。

若果有旨。秦瓊就去。豈可貽累大人。須陀初意。只自暗中挽回。不與叔寶知道。到此不得不說。道。昨日兵部有文書來。道都尉是楊玄感一黨。見與王伯當窩藏。李密行文提解。我想都尉五年血戰。不在海外。就在山東。日夕與下官相依。何嘗與玄感之事。李密現與王伯當在瓦崗爲盜。非都尉窩藏。可知。有廢科害忠良。故此下官已具一个辨本。與他公文回部。這斯倚恃差官。敢如此放刁。叔寶道。凡事真的難假。還是將秦瓊解京。自行展辨。當日。此因拿李密不着。就將這題目陷秦瓊。若秦瓊不去。這題目便移到大人了。就叫從人取衣帽來。換去冠帶。赴京。這是。

一生看破。渾如寄。肯向他人漫乞憐。

須陀道。都尉不必如此。如今山東河北。全靠我兩人。若無你我。也不能獨定。且丈夫不死。則已。死也須爲國事。烈烈轟轟。名垂青史。怎拘小節。任獄吏屠毒。快讒人之口。叫書記取那本來真叔寶看了。當面固封。差了一員听差。旗牌。卽刻列香案。發了。

本給與旗牌路費。又取銀十兩。賞了兵部差官。差官見違拘他不過。只得回京。叔寶向前稱謝。須陀道。都尉不必謝。今日原只為國家地方之計。原也不為足下原也。無心市恩。但是我兩人要并胆同心。盡除羣盜。撫安百姓。為國家出力。便了。自此叔寶一意要置些功業。一來報國家。二來報知己。却不知家中早又做出事來。

總是好雄心計毒。故教忠義作強梁。

齊郡丞原是羅士信帶署。後來陞了一個山西平

陽縣。姓名周至。前來到任。士信只管了鷹揚府事。管守齊郡。彈壓附近盜賊。一日周郡丞坐堂。有兵部差官投下文書。是拘提秦叔寶家屬的。周郡丞便差了八個差人。僉下一張牌去。拘拿差人直到鷹揚府中。先見羅士信。呈上紙牌。士信道。我哥哥苦征力戰。纔得一個官。拿不着一兩個賊人。就說他是逆黨。胡說去。差人道。是老爺分付。小人怎敢抗違。就是本主爺。也不敢造次。實是兵部部文。還是題過本奉旨拘拿的。老爺還要三思。士信大睜

着眼道。叫你去就是了。再講激了老爺性。一人三十大棒。公人見他發怒。只得走了。回覆郡丞。郡丞没法。只得打轎往見羅士信。出來作了一揖。郡丞曉得他少年粗魯的。只得先賠上許多不是。道適纔造次得罪。秦都尉雖分文武。也是同官。怎敢不徇一毫体面。奈是部文奉了聖旨。把一個逆黨爲名。題目極大。又是差官守催。下官便躑扶不住。想這事也是庇護不來的。特來請教。士信道。下官與秦都尉是異姓兄弟。他臨行將母妻託與我。我豈有令他出來受人凌辱之理。這也要大人方便。郡丞道。下官豈有不方便理。但只部文難回。士信道。當日家兄也奉部文。拿不着王伯當。也是這等回了。有何難處。郡丞笑道。當日人走了。拿不着。尚惹出許多口面。若人在不拿。下官越得罪重了。如今爲同官情。只可重賄差官。安頓了他。先回一角文書去。道秦瓊母親妻子俱已。到官因俱抱重病。未便起行。待稍痊。同差官押解赴京。這等緩住了。然後一面去京中關節。可以兩全無害。羅士信是

个少年不諳事的道我兄弟從來不要人錢那得有錢與人憑着我。在要他母妻出官斷不能勾。郡丞見說不入只得回衙。

但存營鮑情

那顧蕭曹律

當不過差官催逼差人過去說叫他拿錢安頓差官。這士信不待開言不是打便是罵趕出門。郡丞只及奈何叫過一个老猾書手名叫計必奇與他商議計書手道奉旨拿人這斷難回覆的。如今羅士信部下又有兵丁拿他。也拿不得只除先

籌計了羅士信自然家屬可以拿解的了。況且羅士信與秦瓊同居自說異姓兄弟也是他家屬一發解了他去永無後患。郡丞道他猛如虎豹怎拿得倒便拿倒路上恐有疎虞。計書手道老爺又多慮了。如今只要拿得羅士信并他母妻交與差官路上是差官與別地方干係了。郡丞點了點頭道只是如何拿他。計書手道老爺若肯依小的不怕拿他不得。

但教計密如羅網。猛虎從教枉負囑。

向郡丞耳邊說了幾句。郡丞大喜。就叫計書手去見羅士信。相見叩了一頭道。周郡丞差人叩見。羅士信道。又來怎麼。計書手道。周爺拜上老爺。秦爺事莫說秦爺体面。又加老爺体面。也要周旋。明日請老爺過衙。商量一角回文。羅士信道。我不管。你自去回計書手道。自然周爺出名去回。但周爺道。不知此去回得倒。回不倒。得羅爺經一經眼也。知周爺不是爲人謀。而不忠。羅士信道。這等我明日來。次日羅士信過去。周郡丞歡然接道。同官情分。沒个不爲調停的理。只怕事大難回。所以躊躇數日。如今拚着一官爲二位豪傑。事寬卽圓。支得他去。再可商量。士信道。全仗大人主張。計書手拿過回文來看。是說秦瓊母妻患病。俟病痊起解。因由羅士信道。我乃魯夫。不大懂文移事体。只要回得倒。便是周郡丞故意指說。內中有兩字不妥。叫書房另寫用印。耽延半日日。已過午。叫過差官。與了回文。周郡丞又與他十兩銀子。說是羅爺賞的。差官領了。周郡丞就留羅士信午飯。羅士信再三推

詳周郡丞道羅將軍笑我窮官留不得一飯麼。延至後堂兩卓飯。兩人分賓主坐了。周郡丞開懷暢飲。羅士信也吃幾盃。坐不過半個時辰。羅士信眼前只見天轉地轉。眼花頭暈。伏倒几上。周郡丞已埋伏手下。將羅士信捆了。出廳來對他手下道。羅士信與秦瓊通同逆賊。奉旨拿解。衆人不得抗違。手下人所得都走散了。羅士信既拿。府中沒上秦母姑娘。沒人攔阻。俱被拿來。可憐二人呵。

命如風裏燭。家似春中冰。

秦母姑娘都上了繚肘。路上給與小車。羅士信也換繚肘。却用陷車。計書手將過批文。逆犯秦瓊家屬三名口。

母竊氏 妻張氏 同居義弟羅士信

差了防送官兵四十名。怕他部下來救。連晚出城。城外宿了。五更趕路。到得五更。羅士信漸醒。听得耳邊婦人哭泣。自己展動不能。開眼一看。自己在陷車之中。叔竇母親。繚肘在小車之上。哭泣。士信見了淚下。只爲我少筭中了賊計。以致他姑娘受

苦意要掙挫。奈被他藥酒醉壞。身子還不能動。只得權寧奈了。將次辰牌。他精神漸已復舊。他吼上一聲。兩肩一掙。將陷蓋頂將起來。兩手一開。手肘已碎。脚一蹬。鐵鍊俱斷。踢碎車欄。捉了兩塊碎車板來打解官。這些防送官兵。知道他勇。那個敢來攔擋。一哄走了。士信打開秦母姑媳籙。奈是車夫已走。沒奈何。只得自推車子。想道。身邊並沒一個幫手。若這廝起兵來追。如何是好。一邊推一邊想。正沒計較。只見前面一座大林子。相近忽听得一聲喊起。趕出二三十人來。急得士信丟了車兒。拔起路傍一株棗樹。劈臉打去。只見兩個為首花臉的道。不要打。不要打。你可是羅將軍。我是賈潤甫。昨日連明來說。秦夫人被拿。連你起解。我特與連明扮作強人。在此劫奪。不意你已掙脫此禍。士信道。雖然被我掙脫。陷車打走解官。只是單身。又無盤纏。不惟前路難去。若來亦難。兩顧。賈潤甫道。我昨夜與連明想。若奪了秦夫人。此地斷難安身。我已與他計議。將家眷俱打發在前十里。

地。而。只。待。兄。回。行。如。今。尤。員。外。程。知。節。在。豆。子。畝。
單。雄。信。王。伯。當。在。瓦。崗。地。方。各。人。都。有。兵。六。七。千。
不。等。且。到。彼。處。安。身。還。恐。秦。大。哥。那。邊。不。知。如。何。
沒。有。拿。他。家。屬。不。拿。他。的。理。須。得。一。人。前。往。探。听。
小。弟。自。去。走。一。遭。得。聲。息。飛。來。報。知。大。約。在。王。伯。
當。軍。中。相。會。兩。人。纔。分。得。手。只。見。差。官。與。郡。丞。帶。
五。七。百。兵。趕。來。羅。士。信。叫。連。明。與。同。來。庄。客。督。車。
趕。入。各。家。屬。裏。自。己。在。衆。人。中。借。了。一。匹。好。馬。一。
條。鎗。倒。趕。轉。來。衆。人。見。了。他。已。是。驚。怕。畧。一。戰。被。

他似風掃葉般殺个亂竄奪了幾匹好馬趕上連

明一行人秦老夫人已是脫了這一險。

止是交情同四海 故教老母出牢籠

正要去投王伯當。恰值尤俊達。程知節。已在豆子
畝。扎。寨。時。時。出。來。打。劫。行。商。過。旅。這。日。听。得。有。一。
行。家。眷。過。約。有。二。三。十。人。并。車。輛。男。女。程。知。節。便。
趕。出。大。路。邀。截。橫。擔。大。斧。立。馬。在。那。廂。大。喊。道。孩。
兒。們。都。與。我。一。个。个。抓。了。來。連。明。在。前。他。做。慣。公。
人。眼。尖。認。得。是。程。知。節。故。意。道。咄。剪。徑。賊。你。認。得。

我秦叔寶麼。知節便笑道。好賊子。假咱哥名字來嚇我哩。輪斧直趕過來。那連明道程咬金。這是秦老夫人。叔寶哥哥的家眷行李。你要打劫他的麼。知節省得道。莫非連大哥麼。說話時。秦母已到。羅士信所得。前面有賊。正趕來廝殺。知節已到秦母根前。問起緣由。知節道。伯母。且到小姪寨中。小姪不似前窮儘。供奉得伯母。起任你官兵。也不敢來尋抓。連三家家眷。都邀入寨中安息。只是秦母還憂叔寶處不知如何。巴不得賞聞。請得个信息。

人心誰似親心好。日逐征人千里行。

總評

勇者爽而直。易爲人所詐。士信是也。須陀史稱愛士得士心。死時能令士作數日活。當亦非妄。

又評

宇文下手家屬。計謀極密。郡丞計醉士信。爲謀更險。却不知此二人。非小數小計所能束縛的。所謂縝密。反成疎漏。非耶。

一時英雄。盡歸盜賊。豈真人有賊心乎。非此小

能藏身故耳。叔寶義不作此。然亦闖湊逼入此
中。蓋天意非人力也。

第四十四回

瓦崗寨英雄重會 紫陽郡須陀死節

國步悲艱阻。仗英雄將天補。熱心欲腐。雙髻霜
生。征衫血汗。引類呼羣。猶恐厦傾孤柱。奸邪
盈路。向暗裏將人妬。直教以秦更是伍胥
入楚。支國何人。宮殿離離禾黍。

右調品令

從一而終。有死無二。這是忠臣節槩。英雄意氣。只
爲有了妬賢嫉能。徇私忘國的人。只要快自己的

心便不顧國家的事。直弄到范雎逃到秦國。後來
伐魏報仇。伍胥奔吳。後來覆楚雪怨。論他當日心
豈要如此逼得他到無容身之地也。只得做出急
計來了。秦叔寶自己虧得張須陀周旋。不料家中
因周郡丞逼出事來了。一日正在營中。想起須陀
活命之恩。如何可以報效。只見外邊報家中有人
相見。叔寶吃了一驚。莫不是母親年高有些變故。
忙請進來。卻是賈閏甫坐下。叔寶便問母親平安。
閏甫道平安。并士信妻兒都好。閏甫也問兄在
此平安。沒甚事麼。叔寶道。身子幸得平安。只是先
時爲王伯當窩藏李密。奉旨着我收捕。一時拿不
着。不知裏邊是宇文述管理此事。他與我有隙。誣
我黨逆。行張大人拿我。幸得張大人辨明。着我立
功贖罪。得免這禍。賈閏甫道。兄倒辨明了。叔寶道。
听兄口氣。還有那個辨不明。閏甫道。且到裏邊說。
兩個屏去從人。閏甫說兵部行文拿你家屬。士信
不從。周郡丞將士信賺去。陷入囚車。一同起解。我
與連明聞知。在路上劫奪。恰值羅士信掙破囚車。

扶大則成王。小則成霸。不可徒啣小恩。坐待殺戮。叔寶嘆了口氣道。我不幸當事之變。舉家作賊。怎又將他一支軍馬也去作賊。我只寫一封書辭了張通守。明早與你悄悄逃去。且箇个母子團圓罷。因連夜寫了一封書與張須陁。陀上邊道。

末將秦瓊叩首

恩主張大人 麾下

瓊承

恩臺青眼有年矣。脫我殊死。方祈裴革以報恩私。少年任俠。殺豪惡于長安。遂與宇文述成仇。屢屢修怨。近復將瓊扭入逆黨。荷

恩主鼎力。曲爲昭雪。苦仇復將家屬行提。錄肘在道。義弟羅士信等不甘。以計奪去。竄于草野。事雖與瓊無涉。而益重瓊罪矣。權奸在朝。知必不免。而老母流離。益復關心。謹作徐庶之歸曹。但仰負深恩。不勝慙愧。倘萍水有期。誓當刎領。斷頭以酬大德。臨楮依依。不得已之衷。諒應

鑒察。

將書封了。上寫着張爺書。將身邊積有俸銀賞犒。俱裝入被囊。五鼓帶了隨身兵器。騎了馬。走出營來。對管營的道。張爺有文書。令我緝探賊情。去兩日便回。軍中不可亂動。兩個打着馬去了。好一似

芒芒喪家狗。

悠然入沼魚。

兩人馬不停蹄。找瓦崗寨路來。這瓦崗寨先時寨主姓程名讓。在東都做法曹。犯了斬罪。囚禁獄中。獄吏黃君。見他驍勇。私自放他。道程法曹天時人事可知。怎守獄底。程讓听了。忙叩頭道。讓圈牢

之。系死生。唯黃曹主所命。黃君漢便與他脫去枷。扭叫他去。程讓哭道。我去不難。怕有累恩人。黃君漢倒惱起來道。我本道你是個大丈夫。故此不顧死。放你去救天下生。死。怎做出這兒女態。涕泣快去。不要顧我。程讓便逃入瓦崗。初時也有幾個毛賊。因他英雄了得。做了大王。後因單雄信在涿郡久做响馬。爲人知覺。他竟到瓦崗。入了火。路遇徐世勳。一起同來。最後又到了王伯當。李密。共是五個大王。聚了人馬。已有萬餘。只是糧餉不足。徐世

勤劄論道。榮陽梁郡。通着汴梁。商旅極多。不如到彼劫掠。可以大獲。翟讓依了他。留單雄信守寨。自與李密徐世勣三人同去。寨中止有雄信。叔寶倒還不知道。兩個竟闖入瓦崗寨來。只見寨裡見他兩個官軍打扮。忙要放箭。賈閔甫道。不要放箭。俺們是來見王大王李大王的。把門倭羅報進。單雄信道。若認得王李二人。的也畢竟是個豪傑。就出寨門來看。却是叔寶閔甫。單雄信道。秦大哥。替隋家立得好功。怎今日到此。叔寶道。秦大哥。

想對兄講此冤情了。單雄信道。我這廂沒有甚表弟。叔寶道。是羅士信。雄信道。沒有。叔寶又吃一驚道。這等難道老母不在此處。雄信道。老夫人不曾到敝寨。叔寶對閔甫道。這等是兄謊我來入火麼。閔甫道。豈有此理。連賤眷同來。叔寶道。若說齊郡有追兵。羅士信支駕得過。若說路上有邀截。山東路上豪傑聞我名。也沒個敢留我家眷屬。雄信道。寶眷因何也到此。叔寶便將前情一一訴說。說為放伯當。遭宇文述陷害。抓拿家屬。虧得賈閔甫連

明救脫。我蒙張大人解救倖免。却爲家中事。只得棄職逃來。又不料家屬不知下落。雄信道。不難。我明日便着人緝訪。叔寶終是心中不悅。正是

一身幸得逃羅網。片念猶然逐白雲。

勉強復問王伯當諸人。雄信道。連徐世勣也同在此。作頭領。如今因人多。山寨缺支應。伯當玄邃世勣都同本寨。翟大哥去滎陽魏郡地方去了。賈閏甫道。翟大哥不是單一個名字。諱讓的麼。說他齊力絕人。英雄蓋世。雄信道。也是我們一般。一個粗

勇人。見當日大排筵席。吃了一二個更次。叔寶與閏甫兩個都睡不着。到得天明。兩個要自行找探。雄信道。這是大事。親行最好。但這地方。雖是淺水。藏不得蛟龍。只是尋着家眷。務必來聚義。不失我當日八拜之義。叔寶應了。相送出寨而別。

堪憐飄泊如蓬梗。又向天涯作別離。

兩個沿途問。沒个消息。行了一日。次日見一個人騎着馬。公差打扮。賈閏甫道。好似連明。打馬上前。叫一聲連大哥。只見那人去了眼紗。正是連明。

三人相見。叔寶作謝了。問起家眷。連明道買大哥別後。便有官兵來追。被羅大哥單馬殺退。後在豆子毓相近。撞着程咬金出來討買錢。認得留在寨中。因當日相期在瓦崗。故我特到瓦崗找尋二位。聲息。三人並馬而行。來到豆子毓。先與尤俊達程知節羅士信見了。隨即拜見母親。本日尤俊達大開筵宴。慶賀了。過了兩日。聞得周郡丞申文東都說羅士信劫奪逆犯家屬。逃入豆子毓。要移張郡丞兵來勦捕。叔寶道。張通守來不怕他。却無顏對他。不如避到瓦崗寨去。他也不來追求。自此尤俊達與程知節帶了各家家眷。收拾寨中細軟金帛糧餉。帶了部下約有千餘人。併入瓦崗寨中。自此瓦崗寨可是。

猛虎添雙翼。

蛟龍又得雲。

單雄信見寨添了人馬。忙差人打探魏郡消息。思量接應。只見人來報翟大王兵打破金堤關。大破隋兵。已在滎陽了。先時叔寶離營。軍士也不敢冒失報與張通守。直到翟讓這支人馬。在河南地方。

循獫得緊。隋主把他調做滎陽通守。着他收復翟讓。張通守拜了恩。着人去請叔寶。要將山東事託與他。只見營中回報。兩日前張爺差緝探盜情出營去。未回。張須陀道。我不曾差他。着樊建成到他營中。直至中軍帳。只見卓上有一封。是與張爺的書。只得拿來送與張通守。張通守拆開一看。大驚道。原來他與宇文述結仇。遭他陷害。不過去了。可惜這人有勇有謀。正是我幫手。如今他去了。我獨力難支。管得河南。顧不得山東。如何是好。要追他。又已去遠。又不知在何處。嘆息連聲。只得帶了樊虎。唐萬仞。併部下人馬。到滎陽上任。樊唐二人。雖係公門出身。本領不及叔寶。却也是个有意氣漢子。所以也與叔寶相與。張須陀做郡丞時。就識拔他。累次建有功業。這番沒了叔寶。就把他做了羽翼。思量掃清翟讓這干強寇。到滎陽不及兩日。却是翟讓倚着自己驍雄。打破金隄。閔領了千餘人馬。直抵滎陽。在城外殺掠各村坊。烟火不絕。男女號啕。張須陀道。這廝敢如此無狀。他既分散殺掠。

正可擊他。與樊建威唐萬仞各領精兵五百。開三門一齊殺出。果然各賊散開。三路兵出。彼此不能相救。翟讓雖勇。當不過張須陀一條鎗。神出鬼沒。又且身畔少人。樊虎唐萬仞又來夾攻。只得放馬逃命。走了五六里。正在聚集逃散兵馬。他三路兵又到。被趕殺了十餘里地方。虧得王伯當徐世勣兩支兵到。須陀收兵。早把一個翟讓殺得。

氣如雲結

汗逐雨飛

見了李密三人。道好一個張須陀。好一個張須陀。真个話不虛傳。英雄蓋世。部下兵馬都勇。若不是我也近他。不得如今只索收兵。到別地方去罷。王伯當道。兄長莫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如今還須定計。殺敗此人。各處自然膽落。若是這邊撞了。須陀到別處去。別處又有個狠似須陀的。再到何處去。李密道。諸君莫慌。須陀雖勇。却少謀慮。部下兵既勝我一陣。自然驕傲。有小覷我等之心。今日待我畧相地形。明日伏兵破他。當晚李密與王伯當。並馬出營。相視了半日。預定了計策。道明日還

用翟兄出馬。翟讓道：「我是傷弓之鳥了，還再出去，又爲諸君所笑。」李密道：「我正不要兄勝他，你只引他到大海寺來便了。」翟讓道：「若不要贏，這便做我，不着。」次日埋鍋造飯，吶喊放砲。翟讓領了三千人馬殺來，報到城中。張須陀道：「這賊又來討死，忙叫點兵出城。」倒是滎陽太守宗室郇王楊慶道：「此賊敗而復來，只恐有詐，莫若堅守以逸待勞。」張須陀道：「大王爲一郡之主，忍見城外百姓遭他焚殺劫掠麼？」領了五千人馬迎出城來。

鳥避征塵驚殺氣

雲迷慘日作愁雲

兩陣對圓。樊虎作先鋒，指着翟讓罵道：「殺不了賊奴，昨日倖逃性命，今日來領死麼？」翟讓道：「昨日不備，爲你所算，今日特來復仇。」言之未畢，張須陀一匹馬如虎飛來，樊虎、唐萬仞雙鎗並舉。翟讓如何支得，部下一湧而走。張須陀部下兵馬砍的砍，殺的殺，且是得志，一直趕過大海寺，來了十有餘里。馬兵還跟得上，步兵已漸落後了。只听得林子內一聲喊起，左是王伯當，右是徐世勣。翟讓在前面

倒殺轉來。大海寺又是李密殺出。截住歸路。

九里山前困項王。旌旂搖展日埋光。

縱然扛鼎稱神力。想也難教脫劍鋒。

樊虎見不是頭。便道張爺殺回去罷。爭奈四下賊兵密布。外邊殺不入。裏邊殺不出。部下人馬漸漸稀少。張須陀只爲身先士卒。身上已中了幾鎗。征衫血染。他意氣不減。大喊一聲。竟望李密沖來。樊虎唐萬仞與李密在叔寶宅中。也有一面之識。到這性命相關之處。也顧不得了。幫着須陀一齊殺

出。真是在刀鎗窩中鑽得一個身子出來。殺出重圍。接着自己步軍。却又不見了唐萬仞。張須陀道。待我還去救他。出來。樊虎道。張爺不可獨往。兩個膊馬相俟。從圍薄處殺入。唐萬仞已是被賊兵截住。着了幾鎗。漸漸支持不來了。張須陀見了。道。莫要慌。我來了。又直沖進去。鎗挑處。正是風敲落葉。紛紛落地。張須陀道。樊將軍。唐將軍傷重。戰不得了。我可當先。你可殿後。把他放在中間。好殺出去。比及出圍。樊虎却又不見了。張須陀分付部下。你

且護送唐爺回城。我畢竟要去尋了樊爺回來。不然斷不獨歸。此時身子已狼狽了。但他愛惜人的意氣重。故此不顧自己。復入重圍。不知樊虎未出圍時。因馬前失。跌下馬來。已爲人馬踏死。他殺來殺去。那裏尋得個樊虎。出李密先時也見樊虎與唐萬仞在張須陀身邊。有個投鼠忌器之意。故不傳令放箭。這時見圍中衝突。止是須陀一人。便傳令叫放箭。四下箭如飛蝗。須陀雖有盔甲。如何遮蔽得來。可憐一個忠貞勇敢爲國愛民的張通守。却死在戰場之中。

意氣萬人雄。

丹心

甲躬能下士。

盡敵恥言功。

渭水星沉影。

雲臺事已空。

唯餘感恩者。

揮淚濕遺弓。

翟讓大獲全勝。唐萬仞又因傷重。身死城中。城中再沒一個人出來拒敵。四方盜賊。如內黃王當仁。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都舉兵歸附。當時雖然都以翟讓爲主。但翟讓一味粗雄。李密却文武兼

資衆賊見他是个世家。外邊又謠言楊氏將滅。李氏將興。他屢經大難。或者後有大福。又有一个李子英。自東都各處尋訪李密。說他是真主。民間謠言道。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苑李子。是說逃走的李氏之子。后二句說隋主在楊州。宛轉不回。莫浪語。誰道許。是个密字。依他解說。倒也把人心搖動。一个翟讓的軍師賈雄。見李密是个愛人下士的。着實與他相結。一日翟讓與他計議。要自立爲王。他

不言。該輔李密。翟讓也疑心。道他既有皇帝分。怎反來投我。賈雄又胡說道。他是蒲山公將軍。姓翟。爲澤。滿得澤而生。數該如此。從此連翟讓也推尊李密。又值計殺了張須陁。他就叫他自統一軍。立蒲山公營。事勢漸漸歸李密了。

山寺野狐鳴。當道白蛇臥。

禎祥豈皆真。愚人妄相和。

總評

張須陁一時良將。一敗而死。此天奪隋之股肱。

耳。

叔寶去就有禮。聞須陀來而先避之。殊烈士之風哉。

李密假謠言以自雄。藉反覆以自固。謀之不遠。豈必在酈元貞而後卜其不終哉。

真主雖有在當時人望實係于密。且有閏甫等以資謀畫。有李秦單輩以爲先驅。取黎陽收回洛。自成帝業。何必瓦崗推翟爲主。則大事不成。殺讓自立。則羣雄疑沮。一着不到。大業土崩。且

使共事英雄。流離失路。悲。

第四十五回

祭須陀逢李密 戰回洛取倉城

詩曰

英雄豈負人 世變盛猶新

義激華容道 情深溧水濱

存心不易 久暫志難遷

肯作紛紛者 輕陷上塵

古人一飯必報如子胥受漂水浣沙女壺漿之恩
其女沉水以示不洩其事及至後來子胥領兵經

過求他家人不得。投千金于水而去。在人莫不說投金亦無益。死者但只是心上打不過去。吾盡吾心而已。翟讓與李密既殺張須陁。消息傳入瓦崗寨。單雄信道：此人既死，叔寶又奔隋。此後隋也沒有將帥之才。我輩正可橫行了。衆人都撫掌稱慶。獨有叔寶慘然淚下。想道：他待我有恩，有禮。原指望我與他患難相同，休戚與共。到那密疏爲我辨白，何等恩誼。不料生出變故，以致弃他逃生。令他折了羽翼，爲人所害。況且這害他的人，又是我放去的。李玄邃、王伯當，這真叫做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好生不——念又想他沙場暴露尸骨，不知何如。起身對單雄信道：單二哥，我自到此處，並不曾見翟大哥。恐無此理。我如今待往滎陽與他一面，就會一會。王李徐三兄不知可否。單雄信道：小弟欲往彼處，得見同行便好。叔寶道：此處根本重地，還須兄鎮壓。單雄信道：不妨。我這廂兵多粟廣，寨柵牢堅。只消一二箇兄弟看守便勾了。尤俊達原是富戶，快活人，就畱他與連明守寨管

顧家屬。叔寶辭了母妻。與雄信。知節。閏甫。四個人。俱輕弓短箭。帶領一千多人馬。前赴榮陽。

君王無道樂昏沉。百姓蕭條有死心。

遂使中原皆盜賊。攻城劫地日相尋。

此時山東河南北都是盜賊。所以沒個遮攔。將至鄭州地方。只見哨馬報。翟大王兵到。却是翟讓同李密攻下了汜水中牟各縣。得了無限金帛子女。要回瓦崗快活。故此與李密分兵先回。兩軍相見。

翟讓也聞叔寶大名。極加優禮。單雄信問起。知翟讓歸意。道。翟大哥。我們若只思量終身作賊。只得些金帛子女守了瓦崗罷了。若要當王當霸。還須合着李玄邃。佔據州縣。立國纔是。翟讓也還未聽。只見哨馬報。李爺又說下韓城各處地方。得了許多倉庫了。翟讓這時心癢。仍舊回兵。與李密相合。路經榮陽。叔寶差人打聽張須陁尸首。部下回報。張通守尸首。部下感他恩德。已草草將來棺斂。并樊虎尸棺。都停在大海寺。唐萬仞棺木。榮陽太守也將來寄在一處。叔寶嘆道。他三人都成一個忠

臣到。生死歸于一處了。三人呵。

生日計存危社稷。死時氣自壯山河。

次日自備了猪羊。到大海寺來祭奠。張通守并樊唐兩箇舊朋友。行到寺中。只見廊下停着三口材。中間供着一個紙牌位。上寫故隋滎陽通守張公靈位。那兩口材上寫隋歿節偏將齊郡樊虎柩。歿節齊郡唐萬仞柩。叔寶與賈閏甫看了。不勝淒然。排下祭禮。叫了兩個禮生。喝禮宣讀祝文。道

維

大業十三年 月 日前齊郡鷹揚都尉秦瓊謹以柔毛剛鬣致祭于

隋故河南黜陟討捕大使滎陽通守張侯。暨

亾友隋領兵官樊唐二公之靈。曰嗟乎。瓊于張公則舊僚友。兩君則貧賤交也。瓊于兩君則交最久而沐公恩則最濃。憶公與瓊初訂交。為特達之知。及其同討賊。有心膂之寄。至瓊罹陷。密疏申白。有為國惜士而無市德之思。公之忠鯁。公意氣可易及耶。方意洗心粉

骨借我二友以報知己。不意卒激于讒人。不得安其身。不能終爲羽翼。而公竟以戰沒。及我二友。吁。不其痛哉。聞此戰也。雖困重圍。實可以生。而實以血戰。欲拔兩人于圍也。屢馳突。而不得生。而兩人亦先後以死報。而不獨生。吁。臣忠友誼。不高天壤耶。非所云。雖死猶生耶。今日履戰地。而想英風。對輜車。而悲俠骨。號風之木。猶傳叱咤之聲。激石之流。猶酒。淩其之淚。山傾。天柱折。誰支。欲墜之蒼天。木折。厦將摧。孰撐。將顛之大厦。而瓊也。徒知飲德。何自酬恩。絃撤鍾期。斤投郢人。有知己不存。人亾之嘆耳。爰陳澗藻。以舒鄙忱。魂其有知。來歆來格。尚

饗。

叔寶主祭。賈閏甫陪祭。叔寶不勝悲傷。又因材料不堅固。更爲買好材。另做袍服。啓棺。三人顏色如生。就大海寺側。起一大墳。張須陀居中。前立石碑。道忠烈張通守墓。樊唐二人居左右。前立石碑。刻

忠義樊將軍唐將軍墓。又于大海寺啓建道場。薦
拔三人。并從征陣亡將士。在彼醮延數日。叔寶舊
轄及張通守部下將士逃散的。都來願在麾下。叔
寶道。我爲奸臣所逼。反背國家。你等還當爲國出
力。況且兵凶事苟。可過活。還當還家。力田作活。與
父母妻子相依。我給你盤費。當也回去了。些有
一。二。千。決。意。願。從。的。叔。寶。只。得。收。下。自。成。了。一。支。
精兵。與翟讓同至康城。與李密王伯當徐世勣相
會。各各相見。都是故人。只有羅士信是新知。王伯
當見了士信。道。此位似曾相識。來士信笑而不答。

蘆中不啻報。

漂母豈言名。

倒是單雄信已知前後。就裡道。莫不是秦大哥來
拿你與李玄邃時。先着他來通知。在庄前識面麼。
伯當似夢方醒。道。原來我與李見得脫此禍。却是
秦大哥深恩。單雄信道。還不知爲你兩人。幾乎自
已與老伯母俱拿進京。却也弄得來我們弟兄都
成一塊。當在營中叙坐。翟讓坐第一把交椅。次是
李玄邃。次是單雄信。秦叔寶。王伯當。賈閏。甫。程。知。

隋 卷九
節徐世勣羅士信。共是九位頭領。大吹大打。叙舊慶新。好不快活。正是

將酒入歡腸。

千盃忘量窄。

一連喫了幾日酒。一日叔寶到李玄邃營中道。我看翟大哥也不過目前英雄伎倆。酒色典濃。王伯的志短。無心在掠地攻城。以我觀之。大丈夫當做漢高祖。莫做陳勝。吳廣。如今當如漢高。直取關中作家。然後除定四方。我看東都逼近。却守備單弱。越王雖在此鎮守。年甚幼冲。畱守各官。似豈達元

文都都是庸才。闇昧無謀。不知備禦。不若輕兵掩襲。奪取東都。以為根本。然後徐定四方。這也是上策。兄何不言。李玄邃道。我意如此。但翟兄未肯聽信。次日與翟讓計議。先差一個頭目裴叔方。帶幾個伶俐人役。前往探聽。這叔方沿路打探山林險阻。關梁兵馬。直到東都。在飯店歇下。一個扮作走街相面的。一個扮作篋頭的。一個說方賣藥。一個托盤出賣雜貨。或是登城看他城郭高低厚薄。池水淺深濶狹。或是到他軍營。訪他軍兵多少強弱。

訪他器械硝磺多少。一日回到寓所喫酒。酒酣說起東都營兵。每營說有一萬。自大將偏將把總號頭旗牌。各人都有隱佔。每月只是支糧。沒人克役。去有千名。其餘官宦人家討佔。臨點着幾個人來應名。不下一二千名。又有富家出錢買有頂首。每月支糧。臨點僱人。應名也有二三千人。還有些自己頂首。父死子繼。兄亡弟替。或是賣與人。這却是實在的。却又將官。只要分例。不問他人材精勇武藝。高強。替換時。任他僱倩一人。看一看罷了。況不拘他在營。任他在外做生意。名說一營有兵一萬。不上三千。都又老幼不堪。戰陣的不足介意。一個酣極。拍手大笑道。只好把來做砍葱切菜罷了。叔方忙叫噤聲。不期主家在外聽得道。這千人有些魍魎四樣人。都在一房。生意微薄。又每日有酒食吃。却又議論兵馬起來。這斷是不良之人。暗通知了公人。來端訪他。此時叔方也怕惹事。分投起身。不料一個賣藥的。早已被公人拿住。搜他藥箱中。一個小冊上開某處到某處。路有多遠。某關某隘。

有無兵把守。某營某庫有兵馬器械多少。公人見了大驚。忙拿進留守元文都府中。元文都道。這不消說是奸細了。但不知是那一個賊人。敢如此大膽。將來親行勘問。知是翟讓差人。卽忙將來斬首號令。隋主此時在江都。寫本達知江都。又據着他這册兒查問各關隘如何縱放軍士逃亾。不行把守。營兵原何隱佔多人。下老實做一番事。沿途關津兵少的添兵。缺將官的。老顏的。盡行換補。營中差官考掠各庫兵器硝黃。盡行查點。買造築城濬池。這一行細作卻倒作成。東都添了備預。却也不。是防守也。不敢出兵來征討。翟讓翟讓這廂却是裴叔方逃回。道東都虛實。雖已探得。却被拿了一個細作。聞已斬首。我等急急逃回。翟讓道。這等事已露了。如何是好。忙請各寨計議。不若且回瓦崗。李玄邃道。不可。我今回兵。是怕他知覺發兵攻我。不知東都知我們窺伺他。正在防守。緣何敢輕易出兵。江都路遠發兵。已是月餘。若回瓦崗。是引他搗我巢穴了。兵法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如今不

若乘他守。兵不敢出。援兵未曾來。先輕兵奪了他。洛口倉。不惟絕東都之餉。我又得此資蓄。賑窮濟乏。饑民窮盜。不招自來。怕不百萬之衆。一時而聚。然後將軍從歸附之中。拔那有謀的。爲謀臣。有勇的。爲武將。規取兩都。號令天下。豈可株守一寨。失霸王之計。翟讓道。洛口去東都百里有餘。縱使奪得。他必來爭。恐其難守。玄邃道。報至東都已是一日。此及兵來。已及半旬。我兵備預。蚤已完了。何懼之有。但今日襲取倉城。兵多行緩。則事易。沼彰兵少。行速。機密不露。必須一才幹勇猛弟兄。任此難統兵先行。我等大兵繼進。爲妙。這是

曹操滅袁。

淮陰破楚。

取威定伯。

在此一舉。

言之未畢。只見叔寶道。小弟不才。荷蒙收錄。未建寸草之功。今日願以本部成此勛業。翟李二人大喜。道。叔寶肯行。大事定矣。本日叔寶帶領程知節。羅士信爲前軍。李密帶王伯當。賈閭。甫爲中軍。翟讓帶單雄信。徐世勣爲後軍。以次而發。叔寶對程

羅二人道。凡輕兵掩襲。逢城勿攻。舍遠走近。避大路。就小徑。使人不覺。纔妙。如今當過陽城。切不可驚擾他百姓。然後抄方山小路。出到羅口。便是興洛倉了。乘機掩襲。可以有功。三人議定。人騎枚馬。摘鈴。悄悄過了陽城。將次方山。叔寶分付不可攪擾民家。只在林樹中埋鍋造飯。不令人見。火烟取路而行。到山險之處。叔寶自下馬。以息馬力。又悄悄過了方山。正是

機密如鬼神。

行捷如風雨。

一戰着奇功。

何事悲破斧。

過得山。叔寶不分晴雨昏晝。直取倉城。這城中糧米雖多。兵馬却少。倉中幾個老倉官。有百餘倉夫。斗級。不過管得些出入扛擡。城上有個武官軍丁。不過敲梆巡邏。曉得甚麼。戰甚麼。守秦叔寶兵到。放了三個砲。振得倉屋都動。沒處逃躲。初時叔寶分付製造軟梯攻具。却全用不着。城門不清砍。大開任他進來。叔寶進了衙門。着人去尋出倉官。訓諭他。不行殺害。仍用他管理看守。止將收支冊送。

寬不許乘機。軋沒程知節。領一半人馬。城上守禦。羅士信。領一半人馬。城外巡哨。以防隋兵。仍差人飛報李密。着他趨行前來策應。只可笑是隋主。

築愁高與城同積。歛怨猶如粟米多。

誰料一朝資盜賊。黎民掩泣恨煩苛。

不兩日。李密。翟讓。自大路陸續都到。都在城外扎下營。傳令饑荒百姓。許他至倉關領糧米。只見四方百姓都來歸附。連士大夫在隋朝做官不得意的。朝散大夫。時德。獻宿城令。祖君彥。都來相從。李

密都隨才拔用。此時東都早已知道。越王侗傳令。旨。差下一個虎賁郎將劉長恭。元祿少卿房嶺。着募兵三萬五千。前往征討。兩人開府募兵。不旬日。募兵已足。都是何等人物。一輩是貪財的。街坊游。手游。食漢子。貪。畝得幾兩安家行。糧器械銀兩。且快活。一時一輩是貪功的。勛貴權要人家。謀克首。領。戒。沒有功。冒功。沒功。時自有一千士卒。墊刀頭。殺他不着。都來應募。又道是。

千金買馬鞍。

百金裝刀頭。

且是裝扮得整齊。衣服是雲霞一般新彩。兵劍似霜雪一般晃亮。金鼓雷霆般喧闐。擇日出師。又差人知會河南討捕大使裴仁基。叫他自汜水關來。前後夾攻。同會倉城南首。不料李密早已料定。道東都延捱許久。出兵畢竟約定。裴仁基並進。我如今也分兵應他。分時德獻祖君彥守了城。翟讓的兒翟弘與他兒子翟摩侯領一支人馬。單雄信王伯當賈閏甫各領一支。共四支人馬。在橫嶺下埋伏。阻邊裴仁基。自己與翟讓秦叔寶徐世勣程知節羅士信共六支人馬。在石子河東首列陣。到得石子河東首。只見劉仁恭也不待軍士飯完。起鼓逼他渡洛水。在石子河西首排陣了。這三萬五千排開有十餘里。雖是衣甲鮮明。刀鎗齊整。不知肚中已枵了。渡水列陣。人已不奈煩了。喜得見李密兵少。盡力來冲。那當他六支精兵。六路殺來。把隋兵截做六斷。斫殺翟讓。撞了房翊中軍。殺傷相當。這五支砍殺。就是入無人之境。這番連房翊也支撐不住。劉仁恭慌得脫了戰袍。走過洛水。部下兵

軍三萬五千。被殺萬餘。水中溺死萬餘。逃得命的
不過萬餘。這些衣甲器械都已歸了李密。

錦袍金甲出春明。指顧燕山可勒銘。

誰料橫尸平洛水。一城髮婦泣殘更。

裴仁基聞得東都兵敗。頓兵不進。李密聲名自此
越振。翟讓與衆計議。推尊李密做魏公。設壇卽位。
稱元年。大赦。行文稱元帥府。拜

翟讓上柱國司徒東郡公。

王伯當左翊衛大將軍。

單雄信右翊衛大將軍。

秦叔寶左武侯大將軍。

徐世勣右武侯大將軍。

程知節侯衛將軍。

羅士信驃騎將軍。

房彥藻元帥府左長史。

邴元真右長史。

賈潤甫左司馬。

時德叡右司馬。

祖君彥記室其餘各授官爵
一時來稱賀願受官爵各盜

東海孟讓

郝孝德

王德仁

長平李士才

濟陽房獻伯

上谷王君廓

淮陽魏六兒

李德謙

譙郡張遷

黑社

白社

魏郡李文相

濟北張青特

上洛周比洮

一時郡縣

安陸

汝南

淮安

濟陽

河南

各郡縣都各歸降李密一時隋官

鞏縣令柴孝和

監察御史鄭頰

都降李密孟讓還為李密領兵直殺入東都外郭
東都只是嬰城固守止得裴仁基在河南也獨樹
不成林了正是

一處欲興夏

三戶可亾秦

總評

叔寶之葬須陀。感恩旨報。的須如此。翟讓李密
兩人。見識器量不同。故其後成就亦不同。此處
已見大槩。

